# 觀參得智慧

## 前言:

剛才已講到:立足於「中品」為基礎,然後再修觀、參禪,而能提升到上品。 所以接著再講「觀參得智慧」,希望福慧具足而達到上品。

觀是修觀,參是參禪。大家都知道佛法裡常講「止觀雙運」,從修止再修觀, 修觀跟參禪都可得到智慧,而且是「證慧」。但很多人對於觀跟參,乃有很大 的誤解。所以今天就從不同的視野,來看這問題。

## 修觀

首先講「觀」。很多人都說:觀是「思惟修」,包括天台智者大師在《六妙門》所說的觀,也是思惟修。於是思惟修,在什麼時候修呢?

- 1. 聞時即思惟:在一面聽時,就當下思惟。其實這功夫是不容易用上的,因為既資料還不全,且大部分是在散心狀態。故或不得結果,或掛一漏萬。
- 2. 聞後再思惟:其次,等聽過一段時間後,再來思惟、整理,才較完整。 比如我們講課時,不可能讓學員一想到問題,就立即發問;而是要講到告一個 段落後,才准發問。因這樣資料較完整,才有辦法正思惟。

然就算已整理得架構,因屬「散心思惟」,故只是聞慧、思慧,而非證慧。

- 3. 止後再思惟:止是修定,心比較安定之後再起思惟,那整合的效果會更好。然就算已整理得架構,以業習仍在,故也只是聞慧、思慧,而非證慧。
- 4. 不作意而起思惟:其實更重要的是「不作意而起思惟」。上次講「禪定智慧」時,就已講到「鼓風爐」的比喻。先把資料都收集齊全,再修定。定到某種地步,自然就會結晶、現行。

這樣雖有證慧,但不會太深!因為證慧最重要的,不是知道多少,而是「業障」消多少。知道跟消業,還有很大的距離。有的人頭腦清楚可以講的頭頭是道,但業障還在,故碰到境界,貪瞋慢猶不能斷。心還是作不了主!

故真正的定,不是在蒲團上能否制心一處,而是碰到境界,尤其是碰到逆境,心還能不亂,這才是真功夫。而這跟業障已否消除,有直接的關係。

因此中國禪宗常講:悟有小悟、大悟、徹悟。其實悟的本質是差不多的,因為「見性」、性既是共通性,哪還有那麼多差別呢?故差別乃在:業障消了多少。如悟了,業障還很重,便是小悟。如悟了,業障消很多,就是大悟。如悟了,業障全消,則是徹悟也。

誰悟了,就業障全消呢?釋迦牟尼佛!所以一悟,就證得阿羅漢果。道理都一樣,問題是我們的業障習氣還剩多少?所以真正的悟,不是「加法」而是「減法」。

以上,就一般人的認知,「思惟修」乃不出前三種,皆是思而不能證也。第四種,雖證而不深。因此,真正的觀,不是「思惟修」,而是「從背捨到出離」。

#### 無常觀

云何背捨呢?我們簡單講「無常觀」。一般人都是執著常的、永恆的;而背 捨即是出離「常見」、「常執」。

如無常云何觀?有人說:去觀花開花謝、月圓月缺。老實說,這關你屁事, 豈能消你什麼業障呢?

故觀無常,最重要的是當觀「我們生命是無常的」。如《四十二章經》云:

佛問沙門:「人命在幾間?」對曰:「數日間!」佛言:「子未知道!」 復問一沙門:「人命在幾間?」對曰:「飯食間!」佛言:「子未知道!」 復問一沙門:「人命在幾間?」對曰:「呼吸間!」佛言:「善哉,子知道 矣!」

「人命在幾間?」意思是問:你覺得,人還可以活多久?對曰:「數日間!」 第一位沙門回云:還可以活好幾天吧!佛言:「子未知道!」佛說:你這種觀 無常,是不及格的。

第二位沙門回云:命在飯食之間!佛說:你這種觀無常,也是不及格的。第 三位沙門回云:命在呼吸之間!意思是隨時都會死的。佛說:這才上道了!

為什麼呢?我們一切執著,都是跟「我活著」有關。因為都以「我能繼續活下去」為前提,而起一些貪瞋慢等。所以觀無常,不是觀「有生必有死」,因為這生死,離我還太遙遠。而是觀「我隨時都會死」,這就能消業障嗎?比如:

有人到大賣場,看到很出色的衣服,愛不能捨。心裡在那邊翻滾,猶豫著要不要買?若提起「我隨時都會死」,則還有這個煩惱嗎?沒有了!衣服再漂亮,也救不了我的命。如果有人罵你,你提起「我隨時都會死」,則你還會起瞋心嗎?

所以碰到任何情境,將動心起念之際,即提起「我隨時都會死」,則很多的妄想雜念就跟著消失了!這是減法而不是加法。所以云何「背捨」呢?乃反其道而行之。

一般人都是以「常見」來看待自己的生命,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,負擔當然就很重。而反其道,就是要以隨時會死來看待自己的生命,而能放下執著、重擔。

所以出離什麼呢?出離貪瞋慢的慣習。貪瞋慢的慣習,就像污垢一樣又硬又深,故得用觀法慢慢把它磨除。故光知道這是污垢還不夠,要磨掉才有證量可言。

這以觀「我隨時都會死」,我覺得還不夠毒辣。故我以前練習的方法是:直觀「我已經死了」——觀性而非觀相。這不是更直接嗎?

記得以前還在晨曦學社時,教禪的老師教我們觀「我已經死了」。他就教觀: 有個人死掉了,躺在那裡不能動了,然後……

我觀了老半天,它還是動啊!後來我就不觀「我怎麼死的?」而是給自己下達一個指令「你已經死了!」已經死了,還能作麼?沒什麼可做的。但是所起的妄念,卻都是跟我活著有關。

所以當我們起妄念時,就用「我已經死了」去對治。對治就是消除、背捨, 因為有任何妄念直接砍下去,絕對煙消霧散。

因此這是無常觀中,最銳利、最毒辣的一把劍。跟常謂的落日觀、數息觀絕不一樣。數息觀者,要把它抓得緊緊的,不能讓它跑掉。而這剛好相反,把它全部斬掉。

所以觀法,是「慧劍斬群魔」也,魔就是業障。故斬群魔,即把我們業障慢 慢磨掉。事實上,在《阿含經》所教的觀法就是這樣。在對境時,就要常常提 起無常觀、無我觀,而把我們的業習磨掉。 故《圓覺經》云:「譬如磨鏡, 垢盡明現」。就這樣一直磨、一直磨, 磨到業障消盡了, 自然也就證慧了。

## 無我觀

同理,無我觀不是刻意起觀,因為刻意起觀,即是有我了。而是在我們起了「有我的妄念」後,再提起「無我」去對治消除妄念。而一般人所起的妄想雜念,又哪個不是「有我」的呢?是以用無我觀,即能消除一切妄念。

所以「背捨」者,一般人都是有我。我們要背離有我,故用無我去對治。然後才能出離貪瞋慢的慣性反應,才能出離生生世世的業障、雜染。譬如磨鏡, 垢盡明現,出離到最後,妄想雜念就越來越少;起心動念自能跟無我相應。於 是從正念到正定,而證得解脫。

#### 小結

其實,佛法中證慧的觀法,不管是唯識觀或真如觀,乃大同小異也。因為主要都是對治妄念用的。比如唯識觀,既任何境界都是唯識所現、都不是那麼真實,我們心就不要被這些境界帶走,而心隨境轉。提起「一切都是唯識所現」,即能把妄想雜念、把貪瞋慢的習氣,從剝捨到出離殆盡。殆盡之後,自然寂照而無煩惱,自然能相應於對境心不亂。

以上是講「觀法」。相信大家往這大方向去練習,就會更清楚。簡單講,「從 背捨到出離」而能證得智慧也。下面再說參禪法門:

## 參禪

很多人都誤以為「參禪」就是「參話頭」,而「參話頭」就是給一個問題, 去找答案。甚至找到答案時,還得經主考官認證,認得即悟也。其實不然!下 面請看這公案,其可能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話頭。

# 香嚴智閑禪師

鄧州香嚴智閑禪師,青州人也。厭俗辭親,觀方慕道。在百丈時性識聰敏, 參禪不得。洎丈遷化,遂參溈山。山問:「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,問一答十,問 十答百。此是汝聰明靈利,意解識想,生死根本。父母未生時,試道一句看。」

師被一問,直得茫然。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,竟不能

得,乃自嘆曰:「畫餅不可充饑。」屢乞溈山說破,山曰:「我若說似汝,汝已後罵我去。我說底是我底,終不干汝事。」

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卻。曰:「此生不學佛法也,且作箇長行粥飯僧,免役心神。」乃泣辭為山,直過南陽睹忠國師遺跡,遂憩止焉。一日,芟除草木,偶拋瓦礫,擊竹作聲,忽然省悟。遽歸沐浴焚香,遙禮為山。讚曰:「和尚大慈,恩逾父母。當時若為我說破,何有今日之事?」

云何在公案中有:「我若說似汝,汝已後罵我去」?話頭若只為找答案,直接說破不就得了。為何還會「汝已後罵我去」呢?因為參禪,是磨鏡的功夫。若說破,它就磨不了你了。

所以那些解析公案,剖明話頭的,都是害人的。因為一經說破,玉器即化成 石頭,再也磨不了你了。

真了解話頭者,即知那些問題都是假的。那假的,能幹嘛呢?假的就可以用來磨你,磨到業障漸消時就會開悟。

故有些已開悟者就回頭罵曰:當初為何用這個問題來騙我呢?不騙,還磨得了你嗎?不磨,你還出得來嗎?事實就是如此。所以說破了,就磨不了你了。

那再問:為何磨得了你呢?因為「放不下」爾!你越放不下的,就越磨得了你。若對父母放不下,父母就變成我們的負擔;若對兒女放不下,兒女就變成我們的重擔。所以為何稱為「疑情」呢?放不下的就是情嘛!情痴、情執。

## 公案與話頭

參話頭不是找一個問題來參。現代很多人,為想開悟,所以跟著參禪。於是 在眾公案與話頭間,該參哪個呢?

或自找的,如參:何為祖師西來意?趕死屍者是誰?明上座本來面目等!參了老半天,這問題到底跟你有何相干呢?

所以如果你還在斟酌「我要參哪個話頭、公案」?乃思議即錯過,揣摩即不 中意!因為都跟你不相干。如果真相干者,還有疑慮的可能嗎?

或他人給的,那更沒有用。他能像為山對香嚴,這麼深入了解,這麼精準入扣嗎?不能!若千篇一律的給話頭,更如冷水泡石頭,哪來電呢?

如參:什麼是無?念佛者誰?還有更奇怪的,教人參「惺惺寂寂,寂寂惺惺」連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都搞不清楚,就參得死去活來,這發什麼顛呢?

這等參法,且不說能否開悟,根本就是參不進去!所以哪可能去參「什麼是無」呢?哪個人會去問這個問題?問「什麼是錢」還比較貼心,「什麼是命」,也還對應。哪有人會問「什麼是無」呢?這個問題根本起不了疑情。這跟你有何相關呢?不相關的,就只能在外邊打轉爾!

所以這麼多人學禪、參禪,也只道是「依樣畫葫蘆」,裝模作樣而已!開悟 呢?等驢年吧!

所以現代人是倒過來,以前是為有疑情才參禪的,而現在乃是為了開悟而去 參禪的。所以都是用攀緣心來參禪的,這不開悟還好,開悟大概是著魔了,因 為因地不真啊!

# 從疑情出發

那就放棄了嗎?事實上,真參禪者,想放也放不了。為什麼呢?一見鍾情啊!如羅密歐與茱麗葉的邂逅,一見就黏上去了,想放也放不了。

對某些問題,他一聽到就栽進去了,費盡九牛二虎之力,也拉不出來。故不 是你要不要參,而是根本被坑進去了!

如香嚴禪師對為山所給的問題,疑情立即爆發,想放也放不了。如釋迦牟尼對於生死的疑情,想放也放不了。請問:釋迦牟尼佛參的是什麼話頭呢?「生從何來?死往何去?」

眾所周知, 祂在四城門裡看到生老病死的現象後, 疑情馬上就爆了, 到最後還逼得半夜翻牆, 可見力道有多強! 非找到答案不可! 習外道法, 已修得無想定、非非想定, 眾皆謂祂已成就了。但祂心知肚明, 沒有成就。為什麼? 問題還沒覺了。

所以是這問題,帶著祂從出家到菩提樹下,尋尋覓覓、思思念念、苦苦切切, 就為卡在這問題上。所以不是要去參什麼話頭,而是直接栽進去了。

因此已無選擇的餘地,直可說是:鞠躬盡瘁,死而不已!這輩子沒參透,下 輩子繼續參。所以真參禪者,是參自己對生命的疑情。 歷來有人請我帶禪七活動,我問:「有何疑情嗎?」「沒有!只是想開悟而 已。」那我怎麼帶呢?我可以隨便給一個話頭,就讓他們參嗎?這不合我的見 地。我有辦法像為山一樣精準射箭,讓禪子馬上進入疑團嗎?我自認為沒有這 種能耐。所以別人都在帶禪七,而我卻在一邊涼快!

# 培養疑情

各位或想:我也期有「一見鍾情」的消魂體驗,但就是不來電!我也期有「驚天霹地」的疑情現起,但就是不現行。那我怎麼辦呢?

那且問:很多人其實都沒有「一見鍾情」的消魂體驗,所以就都不結婚了嗎? 答云:大部分人都是結婚了。云何結婚呢?慢慢培養感情也。所以要結婚,就 得培養感情;要開悟,就得培養疑情。

或問:云何疑情也能培養呢?因為生命的核心問題,乃大同小異爾!枝末的問題雖龐雜,根本的問題卻很單純哩!所以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?參拖死屍者是誰?生死云何來、云何去?其實核心都一樣,問法不同而已。所以可以慢慢去培養疑情的。

大家也知道,在人間男女要培養感情,不是三天五天,也非三月五月,即可順遂。很多人都是愛情長跑啊!

那培養疑情呢?一個禪七夠嗎?七個禪七夠嗎?有的人打禪七,才開始參, 出禪堂後就全部還給它了,跟我不相關嘛!下次呢?又不知道將換哪個話頭去 了,這疑情怎麼起勁呢?

所以過去在叢林裡,一個話頭一參就是三年、五年,八年、十年,不是像現代貪心打個禪七,給個話頭就開始參了,就想要開悟而已!如果這麼容易開悟, 那滿街都是禪師了。如果這麼容易開悟,那就太對不起釋迦牟尼佛了,祂還經 六年苦行哩!

禪宗的公案聽多了,就錯以為開悟很容易。如果仔細審視《景德傳燈錄》或《五燈會元》,從唐朝到宋朝真正開大悟的,其實沒多少。而當時叢林裡的禪眾可能有兩、三千人,但留下來的公案沒有多少,甚至留下來的公案也不見得都是開大悟的。所以沒有這麼容易的!

總之,一般人雖不起驚天霹地的疑情,但還可慢慢培養。聽來,好像太造作了,以攀緣心而來參禪。

嚴格講,不是培養疑情,而是凝聚疑情。因為疑情不是從外來的,而是本來 就有。為何說:疑情本來就有?既未開悟,云何無疑情?

每個人對生命、世界應該都有很多的疑惑,但平日為何不覺得呢?因為你太 忙了,妄想雜念太多了,疑情被蓋住了,被沖淡了,故太散而無力量。現在就 是要把這些疑情慢慢聚焦,聚焦才有力量。

## 凝聚疑情

因此,云何凝聚疑情?不是用加法,而是用減法!當妄想雜念漸消除後,它就水落石出矣!

所以很多人在禪堂裡,剛開始只是用數息法,甚至用念佛或其它的修定法門,修到心較安定時,疑情卻現起了。也有些人白天很忙,半夜醒過來時,疑情也現起了。也有的人事業很忙時沒有疑情,生病之後疑情竟現起了。

所以要把妄想雜念慢慢消除後,本有的疑情才能現起。所以他給話頭時,那都是假的,但假的還有一種作用:初當作修定法門,直修到真正的疑情現起時,才開始參;而疑情跟原來的話頭未必相干。但剛才已講過:其實核心都一樣。

在這個時代,很多人對頓悟法門,其實沒有信心。雖也來參禪,參不到三天 就還給它了,出了禪堂就還給它了。為什麼呢?死話頭跟我不相干,故培養幾 天也無一點滋味。

因此頓悟法門,離我們很遙遠?其實不然!因為漸修與頓悟,本不隔閡。云何不隔閡?先從聞思而建立正知見,並由此布施、持戒、修定,以打好漸修的基礎。當修定修到疑情現起時,即自然轉為參禪法門。如此漸修與頓悟,就可無縫銜接矣!

你不用作意去揣摩:我何時開始參禪。作意想的都不中用,唯待疑情自然現起。自然現起又分為兩種:一是疑情越來越濃烈,不參也不行。一是過一段時間後,又散掉了。散掉怎麼辦?繼續修定,或慢慢培養。

云何這個時代很多人對參禪沒有信心,因為我們都把參禪當作外來的,用攀緣心去參禪,用攀緣心去找話頭。因為是外來的,所以隨時可以把它丟掉。但如果是自起的疑情,那就丟也丟不掉,丟不掉自然成為參禪法門。

## 正知見與參禪

下面一個問題是:這樣參下去,就能開悟嗎?不能。何以雖有疑情,卻不能開悟?你以為外道就無疑情嗎?外道也有疑情啊!因為疑情是人類共通的問題,你不能說外道就沒有疑情。但何以外道就不會開悟?邪知邪見故!眾生本就無始無明,以無始無明為前提,再怎麼參也不可能開悟的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是千古奇人,唯有祂能夠獨覺,我們不是「獨覺」的根器。 故唯有從正知見,來消除邪知邪見,才能夠開悟。

云何中國禪宗後來會沒落?因為後期的禪宗,都標榜著「不立文字,教外別傳」。越來越反對研習經典,說那些都是葛藤、都是文字障。已把開悟的基礎都鏟除了,其還能開悟嗎?就跟外道一樣,不可能開悟了。

或有人會再問:我們已經學佛了,既有正知見,而將觀念都釐清楚了,還會有疑情嗎?疑情不是道理講得通,就沒有疑情;而是為業障還在。道理講得通,不等於業障就已消了。

就拿我參禪的過程為例,大家如看過《禪門囈語》這本書,便當知道:在早期的農禪寺,初參的話頭都是「我是誰?」然「我是誰」這問題,對入得《中觀》者,根本不用參。因為答案很肯定:「眾因緣生法」爾!

所以這話頭,對當時的我根本起不了疑情。起不了疑情怎麼辦?假戲真做! 就在那邊唸話頭,唸呀唸的,唸到最後,疑情卻突然爆了。還覺得這是個天大 的問題,非找到答案不可。但是找到了又如何?還歸是假的。

為什麼呢?因為雖知無我,卻未真正放下。所以是疑情,而非疑理!道理都清楚,但情執還在。雖「理無不通」,但「情有不忍」;所以還是上鉤了。

總之,如果業障未消,肯定會有疑情的。你放心好了!

#### 從疑情到疑團

因此真參禪,必從疑情入手。在中國禪宗也一向講「小疑小悟,大疑大悟,不疑不悟。」故參禪,非給了話頭就開始參的,給話頭時那還是假的,要到起疑情時,才真開始參。

然後疑情要能慢慢擴大到變成疑團,大到你整天都在這疑團裡打轉,大到你 起心動念都離不開這疑團。比如參「我是誰」,當張口吃飯時,會參「吃飯者 是誰」,當走路時會參「跨步者是誰」;反正只要一動念,都會變成疑情。

事實上,在疑團裡的境界是很可怕的。為什麼呢?把你原來的思考模式,把你原來的作業系統全部打翻了;而進入「見山不是山,見水不是水」的狀況中。 旁觀者都會覺得:這些人大概都瘋了!

在裡面要悶多久呢?不知道!所以有些人於起疑情時,會害怕:「啊!我還是退回去,比較安全。」故以前師父常講:參禪人要有大憤心——就是破釜沉舟、只進不退的勇氣。不然絕參不下去。

因只是疑情,那力量不夠,要變成疑團,力量才夠大。所以才能爆破,虚空 粉碎。

因此我還是要說:參死話頭,是無法開悟的;自己去找的,或別人給的,都沒有用。唯有能從中慢慢培養出、乍現出真正的疑情。然後,更從疑情到疑團。

所以我覺得:現在的法鼓山所教授的參禪法門,是很顛倒的,參禪竟能參到 統一心。參禪哪可能證得統一心呢?在疑情乍起、在疑團悶轉時,跟哪個統一 呢?

根本就是在「見山不是山,見水不是水」的境界裡磨;而磨來磨去,就是在消你的業障也,不磨的話你還出不來哩!業障消盡,水到渠成,自會開悟。

所以參禪,非是找答案,而是磨業障。磨得越久,當然功夫就越精粹。所以 磨時,絕非統一心、輕安等。唯有從疑情到疑團到爆破——虚空粉碎這一條路!

怕磨的,就不用來。想證統一心的,也不必來。你們都不是料子!

#### 印證與否

接下來順便談「印證與否」的問題。雖傳統皆謂:開悟與否,得經過來人認可、印證。但我的看法是:

第一、真悟者不必印證。為什麼?悟是解決自己的問題;而自己的問題有沒有解決,哪得問別人呢?

第二、有正知見者,不待他人印證。因為所體驗者,跟正知見是否相應,自 己應可判斷。

第三、求印證者,即不給印證。為什麼?未完全放下嘛!放不下,才需要找 人驗證!放得下的,有什麼可印證的呢?所以找人印證,即表示其未真正開悟。

最後,還能印證嗎?能!怎麼印證?請看這公案:

# 石霜慶諸禪師

師後避世,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。朝遊夕處,人莫能識。後因僧自洞山來,師問:「和尚有何言句示徒?」曰:「解夏上堂云:『秋初夏末,兄弟或東去西去,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』良久曰:『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?』」師曰:「有人下語否?」曰:「無!」師曰:「何不道:出門便是草?」僧回,舉似洞山。山曰:「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。」

石霜慶諸開悟後,混居於世間,無人知其來頭。有一天聽到禪子從洞山禪師 那裡下山,就問:「洞山禪師於夏安居結束後,有何開示呢?」

禪子回曰:「老和尚云:『夏安居結束後,禪子們往四方參學,有的東去, 有的西去,其實當往萬里無寸草處去。』講完之後再問:『你們知道萬里無寸 草處當怎麼去嗎?』」

石霜慶諸再問:「有人回答嗎?」禪子云:「當場無人回答!」石霜慶諸聽 了就說:「何不回云『出門便是草』呢?」

這句話輾轉再傳回洞山那裡。洞山就說:「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。」這是開大悟人講的話。

意思是給石霜慶諸印證了,而石霜慶諸有求他印證嗎?沒有。所以真正的印證,不是像我們想像的:「我去找人印證」,一定被他棒打回來的。

有人想:如我開悟了,卻無人知曉,這不是很可惜嗎?可惜是為你放不下,還是為別人放不下呢?如果是你覺得可惜,表示你還有罣礙,未真正開悟。如果真開悟而別人不知道,那覺得可惜當是他而不是你。

所以大家都把問題弄得太複雜了。好,今天這題目就講到此,阿彌陀佛!